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62

9 November 1984

CHINESE

第二五六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9日星期五，下午8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凌青先生 （中国）

成员国： 布尔基纳法索

埃及

法国

印度

马耳他

荷兰

尼加拉瓜

巴基斯坦

秘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津巴布韦

杜拉耶·科朗坦·基先生

哈利勒先生

卢埃先生

克里什南先生

高奇先生

范德尔斯图尔先生

查莫罗·莫拉先生

沙赫·纳瓦兹先生

卢纳·门多萨先生

克拉维茨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马克西先生

希夫特先生

奇克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8时4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主席：安全理事会第2562次会议现在开始。

本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见放在安理会议席桌上的S/Agenda/2562号文件。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就认为议程已经得到通过。

议程通过。

1984年11月9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6825)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

应1984年11月9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6825)中提出的请求，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

安理会各位成员国的面前还有S/16823号和S/16824号文件，其中载有1984年11月8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致秘书长的两封信的全文。

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尼加拉瓜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在我今天晚上发言之前，我要对美国常驻代表没有遵守诺言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次会议推迟到这么晚才举行完全是因为等她。我们相信，在座的她的代表们将能够向她转达我们的关切和谴责，因为她在目前美国政府的侵略、军事和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您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您的智慧和外交才干将有助于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您代表的国家象我国一样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人民的自决权利。这就保证在您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客观和公正地审议这种又一次促使我国政府提到这个最高机构的严重形势。同时，请允许我祝贺布尔基纳法索的巴索勒大使，上个月，他的才智和献身精神使布尔基纳法索

年轻革命的称号超卓不群。

一年多以前，即1983年10月25日，安理会应我国的要求开会审议了令人难忘的莫里斯·毕晓普所领导的革命格林纳达小国的政治独立和主权被消灭的严重事态。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军事干涉之前，进行了一系列不为军事观察家所忽略的军事准备活动。

入侵的十八个小时之前，在离格林纳达海岸大约十五公里处发现两艘正在巡逻的美国军舰。甚至在此之前，也就是几个月之前，举行了“海洋冒险81”和“海洋冒险82”军事演习，包括模拟入侵别克斯岛的“琥珀（Amber）”和“琥珀石（Amberine）”军事演习。同样，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几个星期之前，第82空降旅在布雷格堡作战基地的医院都接到不收伤员的命令。事后美国总统对此提出种种论据为这一侵略辩解，这次入侵更象是对美国部队在黎巴嫩遭到失败的报复。所有这些论据不是前后矛盾，就是捏造的。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与目前这次辩论有关的事实，即：正在格林纳达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可以起降的巨大机场；此外，在那会发现数以吨计的苏制现代化尖端武器。这对邻国来说意味着严重的武器不平衡和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后来发现，这个苏联武器军火库只不过是几千支陈旧、生锈的枪炮，美国报界对此已予以充分证实；随后人们还知道，美国占领军正在完成建造那个与原来计划同一规模的机构，他们现在说，这个机场将通过促进旅游而给格林纳达带来大大的好处；我们今天可以从美国电视在被占领的格林纳达所拍的电影中看到这一切。

我们在此看到一连串不可掩饰的巧合。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几天内事态发展的的事实。这次我不想谈及两个月前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开会以来发生的严重违反事件。

我国政府10月31日公开谴责一架至今不明国籍的飞机于上午9点至中午又一次侵犯我国的领空。侵犯我国领空是在两条线路上：一条是在哈拉帕—巴列·利蒙和提奥特卡辛特地区，第二条是在奥科塔尔、索莫托和迪皮托地区。随上而

来的是响亮的爆炸声，随后我国军事当局立即就能判断这是美国专门用于侦察目的，极为先进的SR-71型飞机。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这一飞机已经替代了美国部队以前使用过的有名的U-2谍机。在11月7日上午8时20分和8时30分，另一架SR-71飞机再次侵犯了我国领空。这一次飞机从奇南德加县飞入我国国境，飞越了莱昂、马那瓜、马萨亚和布卢菲尔兹县，在埃尔布拉夫飞离我们的国境。在同一天上午的10时和11时，当一艘悬着苏联国旗的商船在我国领海航行，离太平洋海岸的科林托港只有7英里时，遭到了两艘美国海军护卫舰的跟踪，尼加拉瓜的一艘法国制巡逻艇“维得特号”证实了这件事。在商船一开进科林托港口后，美国的驱逐舰就停留在离尼加拉瓜海岸大约六海里的海面上。与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一架国籍不明的C-130飞机从北向南越过同样的防区朝着驱逐舰停泊的海面飞去。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尼加拉瓜的领空受到公然侵犯，国家防空部队便采取措施，向这架飞机开火。我不知道，对这架飞机发射的炮弹是否成了美国想干涉尼加拉瓜的借口。就在这时，美国的驱逐舰退到了离我们海岸十海里的地方，他们现在仍然停留在那里。

我国政府在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谴责，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极其严重的侵犯和挑衅，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是无法预见的。然而，就在今天，另一架SR-71飞机再一次侵犯我国领空。这一次，这架所谓的“黑鸟”从北方越过辛科·皮诺斯岛侵入我国领空，飞进马萨亚和卡拉索省上空，然后朝西飞向琼塔莱斯省，最后越过佩尔拉斯湖飞离我国领空。这一新的入侵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8点15分左右。

在11月6日晚间，当美国人民还在收听这个国家选举的结果时（我们认为选民授予的是管理这个国家、而不是干涉和干预世界上其他国家内政的权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电视部报道了美国高级官员的声明。声明的意思是说有一艘苏联商船正朝尼加拉瓜驶去，船上可能载有米格-21型战斗机。这些高级官员注意到，如果里根政府得以证实船舶在向尼加拉瓜运载这种飞机，那么他们就可能考虑发动突然袭击而摧毁它们。同一则报道还说，那条船是9月从黑海的一个港口出发的；卫星拍摄的照片表明，该船装货时，有十几个类似装运米格-21飞机的箱子在码头不见了。

同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一则报道指出，一艘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沿岸海港埃尔布拉夫卸货的保加利亚船只载有MI-2式直升飞机。全国广播公司还引用了五角大楼官员的话：对于这个地区来说，直升飞机比米格式飞机更危险。同天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休斯在谈到这些相互矛盾的报道时说：

“此间人们忧虑的原因是，尼加拉瓜正在获取比其邻国更为优越的武器，这会对邻国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并使其不稳定。”休斯先生接着又说，“我认为没有必要证明，非得在某条特定的船上载有这种武器才会使人们继续感到忧虑。”

同日，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说，如果新闻界提供的有关向尼加拉瓜运送米格飞机或先进直升飞机的情报属实，那么这将是尼加拉瓜局势的一个极度升级，美国对此是不会容忍的。里根总统本人也与这些具有威胁性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唱一个调子，他说，“我们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我现在无可奉告。”

除了这种基于毫无根据和荒诞臆想的一系列严重威胁外，美国代表前不久在这一重要机构中又说“尼加拉瓜问题要在大选后三个月才能解决”。

在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威胁和混乱中，又有一个电视节目透露，里根总统在他休假的加利福尼亚庄园说他“要象在伊朗危机时那样，使用所有紧急权力”来对付尼加拉瓜。据这些电视记者说，里根宣称，尼加拉瓜为其防御正在取得“萨姆地对

空导弹”。

那么，美国认为是什么威胁了它的国家安全呢？难道是米格—21型飞机、MI—2型直升飞机、地对空导弹、T—55型坦克、高速巡逻艇、手榴弹、AK—47步枪、我们英雄的人民为推翻索摩查所使用的接触炸弹还是我们为驱逐入侵者而使用过的而且今后还要使用的路边石头？

里根政府确定破坏这一地区军事平衡的武器数量和类型其标准是为何？侵略者判断受其侵略的人民用来保卫自己和防御侵略的方法，又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这一切难道不会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成功选举，掩盖中央情报局为暗杀我们的人民而写的手册，掩盖里根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对孔塔多拉的有效封锁，掩盖美国引进尖端的直升飞机和F—5型战斗机，掩盖在中美洲使用先进的技术，掩盖在该地区花费的数百万美元的军费开支以及掩盖美国的军队和舰只在中美洲的领土上远久存在吗？

因此，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最近对新闻界发表的关于该地区进行新的军事动员的通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部署其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五角大楼今天宣布，中美洲国家的海军今天开始在与洪都拉斯阿马帕拉港遥遥相对的丰塞卡湾进行军事演习，这一演习当然有美国顾问的支持。

美国海军部队和17艘军舰将参加上述为期11天的军事演习，这是被称为“国王卫士”系列演习中的第三次。

就在美国进行这些演习的同时，它还参加了加勒比海的模拟战争，集中了25艘战舰，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衣阿华”号军舰、若干艘巡洋舰，一些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船、装备船和两艘潜艇。

美国报界刊登了有关这些情况的文章；文章反映位于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45英里处的海军基地有频繁的空中活动。

我们还得到报告说，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的美国陆军第八十二空降旅已待命行动。也许我应该提醒诸位同事，率先对格林纳达进行侵略的就是这个旅。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那次作出决定时，那一军事基地的各所医院提前一个多星期通知市区，医院不能向市区提供医疗服务。

还有报道说，驻在肯塔基州某军事基地的第一〇一伞兵师已转移到佐治亚州：从一个内地州转到了沿海州。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根据来自国防部和美国陆军发言人的消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惯例宣布，因为这一次军事动员不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控制之下。

我真不懂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类事情怎么可能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里根政府官员们的威胁性言论，其中也包括总统本人，以及每天针对我们的、日益升级的侵略行为，所有这些使我们老是担心美国的军事干涉，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令人担忧。

如果还有怀疑的话，我想引证退休海军陆战队上将、反情报中心主任吉恩·拉罗克载于纽约和平基金纲领中的一些声明和零零碎碎的讲话。拉罗克先生指出：

“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十一月中旬将是把美军派往尼加拉瓜的理想时机。从这个军事角度来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计划也已拟订，部队都训练完毕。总统只需发出命令，美军即可进入行动。”

我还要引证这位退休将军的话：

“可以慢一些通知国会，因为国会休会，要到二月中旬才能安排好工作。到那时，等国会最后着手处理时，大功已经告成，留下的只不过是占领期了。在中美洲进行了两年的紧张演习”，

我要继续引证：

“已使指战员们熟悉了地形和沿海水域。这样，美军可从海上、陆上和空中按计划大规模地同时入侵尼加拉瓜。”

“对总统的支持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每当美国总统把美军派往外国时，美国公民传统上总是支持总统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即使那些估计可能会大声反对十一月中旬侵略的美国人，这时也会忙于准备过感恩节和圣诞节，顾不上组成一个有效的团体来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我们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强烈反对，但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拉罗克先生继续说道。

他继续说：

“美国将不得不使用成千上万的部队，把它们无限期地作为占领军。美国陷得越深，伤亡就越大，而公众和国会就对里根先生越失望。”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美国对越南的占领，以及占领多年之后由于运回装有美国部队的尸体的棺材而出现的反应。我要继续援引退休海军上将拉罗克的话：

“正如巴巴拉·塔奇曼在她最新出版的关于政府所犯的奇怪错误的那本书中提醒我们，政府也会犯奇怪错误的。里根先生可能认为选举和新的国会开始工作之间的间隙是他推翻桑地诺政权的最后良机。

“如果在现在和感恩节期间，我们没有入侵尼加拉瓜，我们有一切理由感到谢天谢地。”

这些事实，恐怖宣传、威胁言论以及那种典型心理战的蓄意制造的混乱掩盖着什么呢？这些事实以及对我们主权的屡次侵犯又掩盖着什么呢？

民族复兴军人政府在11月8日的一份公报中提请人们注意几点，这几点需在此加以重申，它们明确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严重的侵略局势和我们正在控诉的局势根源所持的立场。



首先，这些对尼加拉瓜的威胁——其中包括宣布轰炸我国领土——是美国现政府一贯执行的针对尼加拉瓜的公开侵略政策的一部分。

第二，令人震惊的事实是，11月6日晚，当美国新闻界正在报道大选结果的时候，美国政府开始就所谓载有米格飞机驶往尼加拉瓜港口的船只发表强硬声明，并通过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透露有关该问题的消息。

第三，这类消息是对尼加拉瓜发动侵略的总气氛的一部分，最近几周，特别是进行了SR-71型飞机的间谍飞行和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就把侵略格林纳达的第82空降师用于中美洲的准备工作做出报告以来，这一气氛在不断加强。

第四，我们担心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准备侵略我国的重大措施，这些事实和这项消息证实了我们的担心。美国政府这样做是要贬低11月4日我国人民踊跃参加的自由选举所表现的尼加拉瓜民主发展进程的压倒性胜利。我必须补充，选举的最后结果表明，80%登记的公民投了票，这与象美国这样自称为民主卫士的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些事实和报道证实了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申诉，即尼加拉瓜的竞选活动由于即将对我国进行的直接军事侵略而终止的申诉。

第五，尼加拉瓜政府斩钉截铁地宣布，认为任何国籍的任何船只正在向尼加拉瓜港口运送战斗机，那是错误的。我们宣布，没有卸下过一架飞机。美国政府所一直散布的这一情报其目的是制造一种气氛，以备对我国领土直接发动一次军事进攻；同时创造条件，以利于美国部队参加大规模的侵略。

第六，尼加拉瓜政府谴责这些阴谋和这种对公众舆论的操纵，同时我们要提醒尼加拉瓜人民做好准备，以响应我国政府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为保卫我们的国家所发出的必要的动员号召。

我要指出，昨天在我国北方的~~省中~~省份有二万名尼加拉瓜青年被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工作和帮助采摘咖啡，因为咖啡占我国外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鉴于总的形

势具有威胁性，且由于美国可能即将发动一场侵略，昨天我们的革命政府置咖啡无法收获之事于不顾，断然决定，如果发生美国对我国的侵略，则征召这些青年保卫马那瓜。

尼加拉瓜一向充分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其理由是很可理解的，因为自去年一月以来，孔塔多拉集团竭尽全力想在中美洲各国间达成一项协议，使中美洲安享和平。我说“其理由是很可理解的”，因为尼加拉瓜人民是一个遭受了苦难的人民，进行过斗争的人民，顶住了解放战争后果的人民。他们经历了由美国各届政府强加于他们并由它们维持的索摩查王朝四十五年统治之苦。因此，与那些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过战争苦难的其他国家人民不同，他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正如尼加拉瓜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一样，它已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美国目前比任何时刻都有必要对该地区的和平作出严肃的承诺。美国已通过行动对我们的和平呼吁作出反应。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阻挡这一倡议，加紧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且一刻不停地决心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然而，如果认为由于美国政府是在欺骗自己，因而可以对其不断进行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加以解释那就太天真了。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意识到对尼加拉瓜侵略的非法性，意识到国际社会谴责它的侵略行动，但另一方面却决意用羊皮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假作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外交政策并在该谈判集团的一个成员的提示下开始与尼加拉瓜进行直接谈判。很明显，人们毋须成为敏锐的观察家就可明白美国的真正意图，以及紧接着意图的行动。

我们已经多次在安理会和大会对美国现政府的双重标准政策进行了控诉。今天在看到对《孔塔多拉文件》的所谓建设性评论的后果时，我们再次这样做。这些评论的真实目的在由总统本人参加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秘密报告中得到了阐述。由阿尔马·吉列尔莫一普列托和大卫·霍夫曼归纳在载于11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题为《美国备忘录：拉丁美洲的条约遭到有效地反对》的一文中对这个真

实目的进行了归纳。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里根政府从未认真地对待过孔塔多拉集团，现在也没有这种意图。因此它从未认真地存有通过谈判进行政治解决的概念；的确，它对终于阻挡住这一进程感到高兴，这样它便可满足用军事手段解决中美洲问题的欲望。

其他国家的代表、美国朋友和世界各地的记者给我们打来了许多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尼加拉瓜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既然尼加拉瓜知道美国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为什么还要向安理会求助？我们对他们一律作出如下回答：在整个国际法律制度内，安理会是最高机构，负有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而且我们相信，在我们所指控的这种局势下，安理会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宪章》的宗旨，因此，我们才来到了安理会。

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揭穿一连串的谎言。有些人长期以来一味对我们进行破坏，热衷于大谈炮舰政策，根本不相信和平与外交解决办法，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撕下他们的假面具。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重申自卫的神圣权利；这是我们的正当权利。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坚信和平、正义和国际法，同时我们也一样地坚信，我国人民有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来捍卫自己的主权、尊严和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联合国来，为什么我们到安全理事会来。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美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希夫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同样祝贺您当选为11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任务。

柯克帕特里克大使无法重新安排她的紧迫日程，来参加今晚的会议，对此，我表示极为遗憾。同时，我也想指出，为了使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能得到公平待遇，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在适当的时间事先通知其他理事国之后再要求召开会议。然而今晚并未出现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因此，坚持要求立即召开安理会是滥用了安理会的程序。

如果我对尼加拉瓜代表的发言理解是正确的话，他刚才在介绍性发言中曾说美国的救援部队推翻了莫利斯·毕晓普的革命。这一说法表明，尼加拉瓜在通往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警告过的那种社会状态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记得奥威尔在该书中曾提到，有一种记忆洞；在事后重写历史时，可以将旧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报道扔进这个记忆洞。恐怕大家忘记，还是让我向所有有关人士提醒一句：莫利斯·毕晓普是被人谋杀的；当恢复了格林纳达岛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军队在该岛登陆时，杀害毕晓普的凶手正在试图谋取对该岛的统治权。

本次安理会会议同其他几次会议一样，又是在尼加拉瓜紧急坚持要求下召开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据说是来自美国的虚构的威胁。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一次宣称美国正在计划入侵的是尼加拉瓜军人政权的首脑，他当时穿着一身军装，在联大发言；他估计，有人在10月15日入侵他的国家。然而大家知道，10月15日已过去，那一预言却没实现。现在11月15日又将来临，我们又得到一次预言，又一个潜在的新闻事件。这或许是想确立一种做法，要人们每月定期考虑这一问题。

让我简单明确地指出，今晚对美国的指责同他们声称的10月15日入侵的威胁如出一辙，都是毫无根据的。

如果有人还有任何怀疑，请允许我指出，尼加拉瓜代表大段引证的海军退休上将吉恩·拉罗克不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发言人。我要说，事实正与此相反。

谈了控诉的实质内容后，我要对这里所使用的程序讲几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第33条，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争端前，应首先努力用尽其他特定的补求方式，包括——用《宪章》的话说——“求助于地区性机构”。美洲就有一个

这样的地区性机构。这就是美洲国家组织。应首先让那一组织来管。

在详细听取了尼加拉瓜对我国的指责之后，我要说，很明显，我们显然需要时间，来准备一个相当详细的答复。现在我只想提出，一个蓄意使本国军事化、其军事集结对这一地区中的近邻确实构成严重威胁的政府，竟来到安理会，毫无根据地声称它受到军事威胁，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在开始时就说过，这种威胁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今晚在这里提出的指责和尼加拉瓜最近的选举非常相似——它们都不可信。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的祝贺。

尼加拉瓜代表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我的发言也将是十分简短的。 我不想占用这个庄严机构更多时间，特别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无缘无故地推迟了这次会议。 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提到，这是十分不幸的。

除了其他事情外，美国代表还说我们总是不断地求助于安理会，在没有真正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

我想问一问美国代表，他是否看美国的报纸的。 我不想问他看不看尼加拉瓜的报纸，而是问他到底看不看这里的报章和杂志？他看电视或听广播吗？从这些方面我们经常不断地得到消息。 这些公开的消息得到了美国新闻消息来源的证实。它报道了不断的好战活动和与日俱增的美国军事存在。 我要问他一下：难道这不应引起象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的关切吗？难道这不应引起象尼加拉瓜这样的一个小结盟国家的关切吗？难道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场侵略战争吗？

我想请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引起关心的问题。 如果美国也处于类似我们今天的境地，它是否真的不会感到关心呢？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因为这已是美国政府的一位代表第二次提到军政府协

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和他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美国代表说他身穿全副军装。

我实在不知道美国代表在期望什么。他究竟期望象尼加拉瓜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穿什么？正是由于这位领导人英勇无畏地参加了一场解放战争，推翻了索摩查王朝，因此是革命的统帅。我想以美国代表所使用的同样讥讽语气问一问他：如果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也身穿他在好莱坞二流电影中所穿的衣服，我们会怎么想呢？

美国代表还谈到了我们选举的可信程度。众所周知，尼加拉瓜人民刚刚完成了由广泛民众参加的壮举；我不明白美国怎么会有胆量谈论我们选举的可信程度。我已说过，尽管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尽管美国通过某些使用美国基金的政治派别干涉尼加拉瓜内政，但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尽管美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80%的人口自由参加了尼加拉瓜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选举，所以我实在不理解，美国怎么会有胆量说这样的话。

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且世界各个地区的目击者和观察员也亲眼看到了。我想提醒他一下。至少，我们能够感到满意的是，80%经过登记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美国企图推翻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赢得了67%的选票，大获全胜；而在美国，大约有58%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里根总统也差不多是以同样的百分比当选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数字，就可以看出到底是谁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拥护？是一个只获得较小选民百分比的人呢，还是一个得到了遭受侵略战争创伤国家内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而当选的人呢？

美国代表还提到了他称之为格林纳达营救行动的事件。我不知道美国营救了什么人。也许是当时住在格林纳达这一弹丸小岛上的美国公民吧。但是，一位医科大学的校长亲口说，他和他的学生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同岛内局势基本上隔离开来；因此，美国入侵一个独立和无辜国家的行动，一个侵犯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的行动，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是同岛内局势根本没有任何关联的。

我希望发言简短些，但为了美国代表的利益我想表明，也许我们希望求助的是本地区的组织——美洲国家组织。 但我不愿意看到美国为其本身的利益而利用甚至滥用《宪章》的条款。 虽然有区域性组织，但是，任何会员国当它遇到了一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都有权求助本组织。

我知道美国代表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编好区域性组织；我们知道他们本人在区域性组织内所发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但我们拉丁美洲国家变得日益警惕，并且最终会完全醒悟过来，认识到一个地区组织，如拉丁美洲组织，是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接受美国强加的决定的。

希夫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只说几句。 关于投票率，我只想说，我想起了我年青时的一次经历。 那是1938年4月10日。 当奥地利决定并入纳粹德国时，我正在维也纳。 当时的投票率是98%；如果我没记错的话，98%的投票人都投了“赞成票”。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的发言。 我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和安理会各位成员协商后确定。

现在散会。

下午9时40分散会。

更正说明： 在安理会第二五六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第3页第一段第4行中“印度在辛格·甘地总理先生……”，应为“印度在拉吉夫·甘地总理先生……”；同页第4段第1行中“我还要向您的前任、布尔基纳法索的基梭先生……”应为“我还要向您的前任、布尔基纳法索的莱昂德尔·巴索勒先生……”；又第7页第10行中“曼弗弗雷·拉克斯先生（波兰）”应为“曼弗雷德·拉克斯先生（波兰）”。